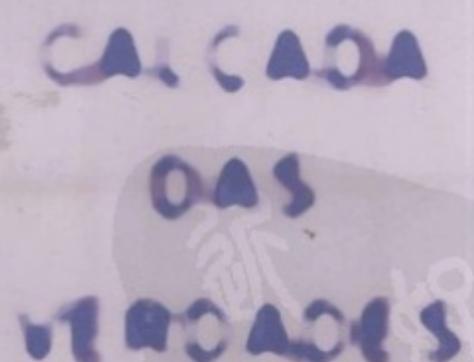


澳門語言的歷史、現狀、
發展趨勢與未來的語言政策

LÍNGUAS EM MACAU: PASSADO, PESENTE E FUTURO

LANGUAGES IN MACAO: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盛 炎
Sheng Yan
1997





ISBN 99937-33-59-8

9 789993 733591

**澳門語言的歷史、現狀、
發展趨勢與未來的語言政策**

**LÍNGUAS EM MACAU:
PASSADO, PRESENTE E FUTURO**

**LANGUAGES IN MACAO: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盛 炎

Sheng Yan

1997

書名：澳門語言的歷史、現狀、發展趨勢與未來的語言政策
作者：盛 炎
出版：澳門理工學院
出版日期：2004年2月
版次：第一版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數量：1000冊
ISBN 99937-33-59-8

本研究為澳門文化司署(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第四屆學術研究獎學金資助項目，特此致謝。

說 明

一九九一年我應邀來澳門從事政府公務員中文培訓工作，先後任澳門政府行政暨公職司公共行政培訓中心中文教學顧問、澳門理工學院語言及翻譯學校中文課程主任。在數年的教學研究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澳門是一個語言寶庫，是研究語言接觸現象的好地方。我曾發表過十幾篇文章，都是談澳門語言問題的，但都側重某個方面，很不系統，有些問題談得過於簡單，不夠全面。我一直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對澳門豐富的語言現象作一系統的考察，對它語言未來的發展作一初步的預測，為制定澳門未來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提供科學的依據。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在澳任教的著名語言學家葉蜚聲教授和何九盈教授的支持。他們認為我在澳時間較長，情況比較熟悉，條件較好，鼓勵我作這項研究。何教授離澳前，在跟我的交談中，特別談到了語言規範化的問題。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的研究計劃和學術研究獎學金申請獲澳門政府文化司署的批准。文化司署的資助保證了我的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如今，這項研究工作已經完成，我的心情就像母親見到呱呱墮地的嬰兒一樣興奮。在這裡，我特別感謝布嘉麗司長和李淑儀處長，感謝他們熱情而有效的幫助，正是她們的幫助使我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對澳門政府和未來的特區政府在制定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方面能有所幫助。

參加本項研究計劃的，還有宋柏年教授、郭英副教授、黃徽現副教授和賴少英講師，對於他們的大力合作，我表示衷心的感謝。他們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擠時間及時完成本研究計劃所需要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工作。他們有的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參加修訂、校對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這些都使我很感動。

澳門理工學院及屬下的語言翻譯學校很支持我的科研項目，給我機會去里斯本參加研討會，跟同行交換意見。李向玉副院長的有關談話和論文對開闊我的思路很有啟發。澳門大學朱秀蓮（Maria Trigoso）講師、汪春講師、市政廳培訓處處長郭小麗老師等向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並就許多有關的問題跟我交換了意見，使我受益匪淺。東堡植字排版公司和錢榆小姐抓分奪秒植字排版，使論文得以及時出版。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盛 炎

1997年12月聖誕節前

作者簡介

盛炎，原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歷任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講師，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國立現代語言學院中文系主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訪問學者，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暑期中文學校顧問，北京語言學院副教授。一九九一年應邀來澳門，任澳門政府行政公職司高級顧問技術員，負責編寫普通話教材。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二年任職於澳門理工學院，先後擔任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普通話課程主任，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主任，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校長。二零零二年三月因病去世。出版專著十四部，發表論文五十餘篇，其中《語言教學原理》為中國大陸高等院校對外漢語專業學生之必讀教材，並多次獲獎和再版。一九九九年被澳門政府授予專業功績勳章。

目 錄

說明	I
作者簡介	II
正文	
前言	1
一、澳門地理環境	2
二、澳門人口	2
三、澳門史略	3
四、東西文化交匯與拉丁文化特點	6
五、多語社會與不同語言社團之間的交際	10
六、官方語言與雙語政策	13
七、葡語、英語和中文之間的相互影響	19
八、民族共同語與方言	25
九、澳門街道、建築名稱及有關的語言問題	32
十、語言規劃問題	37
十一、語言規範化問題	42
十二、結論	53
參考文獻	54
附錄	
一、廣州話拼音方案（廣東）	55
二、粵語語音系統（香港）	57
三、粵語羅馬拼音系統（耶魯）	60
四、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	61
五、台灣地區實用公文舉例	66
六、香港地區最新中文公函舉例	82
七、中葡常用詞語對照表	92
八、粵語常用地方字表	103

圖片

一、澳門中、葡、英三語使用舉例（一）.....	148
二、澳門中、葡、英三語使用舉例（二）.....	148
三、葡、英混雜舉例（一）.....	149
四、葡、英混雜舉例（二）.....	149
五、中、葡術語系統有別舉例（一）.....	150
六、中、葡術語系統有別舉例（二）.....	150
七、中、葡術語系統有別舉例（三）.....	151
八、中、葡術語系統有別舉例（四）.....	151
九、未被華人完全接受的葡文名稱	152
十、未被華人接受的葡文名稱.....	152
十一、中式葡文	153
十二、漢字順序不統一（一）.....	153
十三、漢字順序不統一（二）.....	154
十四、新造表音字（一）.....	154
十五、新造表音字（二）.....	155
十六、錯別字舉例（一）.....	155
十七、錯別字舉例（二）.....	156
十八、錯別字舉例（三）.....	156
十九、望廈聖方濟各聖堂	157
二十、加思欄（即聖方濟各）花園.....	157

澳門語言的歷史、現狀、 發展趨勢與未來的語言政策

盛 炎

前 言

澳門在四百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多語言、多方言的社會。它的語言狀況比香港更複雜、更多樣化一些。香港基本上是中文、英文的雙語區，而澳門則是中文、葡文和英文的三語區。葡文與中文同為官方語言，而英文在商貿、旅遊業中極為流行。在中文內部又分為普通語（國語）、粵語、閩語等，漢字又分為正體字（繁體字）和簡體字（簡化字）。有的學者把澳門的語言狀況概括為“三語二字”，雖不太準確，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門語言狀況的複雜性、多樣化。這種複雜的語言狀況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發展趨勢如何？深入研究這些問題，對於澳門經濟、旅遊、文化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本研究以社會語言學和雙語、雙文化的觀點，對澳門語言的歷史、現狀進行較為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其發展趨勢作一個初步預測。同時針對本地區語言研究中的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其目的在於為澳門的語言政策、語言規劃、語言規範化以及語言培訓計劃的制訂提供科學依據。

對於這項研究，前人已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發表了一些有影響的論文。但澳門是商業社會，長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被人忽視，近年來才有所好轉。綜觀以往的研究成果，大都側重在某一語言或某一方面，帶有單語、單文化的傾向，缺乏系統性；有些重要研究是在十幾年前進行的，沒有、也不可能反映時代的發展給澳門的語言帶來的影響。本研究採用結賬的方式，對已有的成果加以整理總結，對尚未解決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對某些前人未涉及到的問題，將作些初步分析。當然，這些分析祇能是拋磚引玉。

本研究使用的基本方法為調查、統計、實地考察，避免主觀臆測。為保證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保質保量地按時完成，除本人惡補葡語外，還請有關葡語、粵語專家學者協助本研究。郭英教授跟我一起，利用假期和週末的時間，

走遍了澳門、氹仔和路環 1060 條大街小巷，抄錄了街道的中文、葡文名稱，發現了許多有趣的語言現象。

一、澳門地理環境

澳門位於中國大陸南部沿海，正處珠江口西岸。其經緯度位置為東經 $113^{\circ}32'47''$ 、北緯 $22^{\circ}11'51.5''$ 東與香港隔海相望，相距 61 公里，西與珠海市的灣仔鎮一衣帶水，祇隔一條不到 1 公里的濠江水道，北與珠海市的拱北相連，陸界祇有 240 米，南面瀕臨浩瀚的南海。從更大的範圍來看，澳門在東亞的位置也很適中。它位居東南與東北亞航路的中繼點，東北離東京約 2,800 公里，西南距新加坡約 2,600 公里，東南離馬尼拉僅 1,200 公里。從這種適中的地理位置來看，我們不難理解，澳門在十六、十七世紀為甚麼會成為東西方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

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南北距離 11.9 公里，東西距離 4.4 公里，陸地總面積為 23.5 平方公里，其中澳門半島 9.1 平方公里，氹仔 6.33 平方公里，路環 8.07 平方公里。在半島與氹仔島之間，有兩條跨海大橋：舊大橋叫澳氹大橋，長 2,570 米，建於 1974 年；新大橋稱友誼大橋，長 4,380 米，建於 1994 年。在氹仔和路環之間，有一條連貫公路，長約 2,225 米，建於 1969 年。

澳門地方很小。十九世紀，半島祇有 3.14 平方公里，氹仔 1.67 平方公里，路環 5.47 平方公里。由於近年來不斷地填海造地，陸地面積不斷擴大，才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二、澳門人口

十三世紀以前，澳門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荒蕪之地，直到南宋末年，才有一少數人居住，逐漸形成一個小漁村。1488 年（明弘治六年），漁民在澳門東南端修建了媽祖閣（又名媽閣廟），她是澳門的重要標誌。在歷史上，有關澳門人口統計極不精確，眾說紛紜，據早期的人口記載，1563 年（明嘉靖四十二年）澳門人口總數超過五千人，其中葡人九百人，華人四千多人。據澳門政府統計暨普查司 1991 年第十三次人口普查，澳門常住人口是 355,693 人，另外還有 47,000 人左右的非常住人口，合計約 40 萬人。澳門人口的 96.3% 集中在澳門半島，祇有 2% 分佈在氹仔，0.9% 分佈在路環，另外還有 0.8% 是水上居民。

據 1991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澳門人口的 68.2% 是中國籍，27.9% 是葡國籍。但是不少華人持有葡國或其他國家的護照，因此華人比例遠遠不止 68.2%。另據人口語言普查中的語言統計，三歲以上人口以粵語為日常語言的佔 86.3%，講普通話的佔 1.1%，講中國其他方言的佔 9.2%，合在一起，共佔 96.6%。這樣看來，本地華人在 96% 以上，佔絕大多數。葡籍人口 101,245 人，其中來自

葡國的約有 3000 人（主要是公務員、教師以及他們的家屬）土生葡人約有 11,000 人，二者合在一起，約有 14,000 人，佔 3% 左右。據同一統計，除中國籍和葡國籍外，人數較多的是英國籍、菲律賓籍和泰國籍。英籍人口有 6308 人，佔人口總數的 1.8%。不過，真正祖籍英國的並不多，大部分是在香港取得英國護照的中國人。菲律賓籍人口有 2,170 人，佔總人口的 0.6%。泰國籍人口 726 人，佔總人口的 0.2%。但這個數字明顯偏低。因為當時按出生地和前居地統計，出生於泰國的人口有 1,998 人，前居地為泰國的有 2,501 人，當時有 60% 以上在泰國出生的人不報泰國籍。另外，還有少量緬甸人、美國人、馬來西亞人、印尼人、加拿大人、南韓人、北朝鮮人、印度人、日本人、馬達加斯加人、秘魯人、澳大利亞人、法國人等。這樣看來，其他外籍人實際上佔不到 1%。

前面說過，在澳門的人口中，華人佔絕大多數。近二、三十年以來，新移民大量增加，內地人主要來自廣東、福建，還有上海、北京以及四川等省市。另外還有一部分水上居民，其中主要是“蛋家”(Tán-ká)和“鶴佬”(Hok-Lou)，前者祖籍廣東，後者祖籍福建。據 1981 年普查，水上居民有 110,642 人，而據 1991 年普查，減少到 2,831 人，可能因捕漁業大幅衰減所致。澳門現有海外移居的華僑 50,000 多人，來自亞、非、美、澳、歐等五十五個國家，其中亞洲為最多，約有 25,000 多人，亞洲又以緬甸為最多，柬埔寨次之，印尼又次之。

澳門是一座國際旅遊城市，旅遊博彩業相當發達，吸引了不少遊客；近二、三十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來往從事經濟活動的商人也不少。因此，澳門的流動人口數量不小。據統計，1992 年從水路進入澳門的流動人口達 621.9 萬人，其中大部分是香港人，佔 79.3%，其次是日本人，約 42 萬人，佔 6.8%。從陸路進入澳門也很方便，估計人數也不少。1995 年澳門國際機場建成啟用後，台灣的遊客大量增加。

人口結構的多樣化決定了語言的多樣化，而人口文化素質的高低又決定其語言水平（包括口頭和書面語言）的高低。據統計，在三歲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學或大學專科以上學歷的祇有 4.3%，高中學歷也祇有 8%，初中學歷的有 21.4%，小學畢業的有 26%，小學未畢業的有 18.9%。每一百人中，有六十六人祇有小學程度或無學歷。由此看來，澳門人口的文化素質是偏低的。我曾在北區的一個小雜貨舖買東西，老闆很熱情，跟我交談起來，他看我戴着眼鏡，像個大知識分子，就問我：“看你很有學問的樣子，大概高中畢業了吧？”我笑着回答：“差不多。”他告訴我，他祇有小學二年級程度。近年來，隨着本地教育和培訓的發展，隨着本地跟內地、台灣高等教育機構聯繫的加強，人口的文化素質正在逐步提高。

三、澳門史略

要瞭解澳門的語言狀況，首先要瞭解它的歷史文化背景。

據考古學者的發掘、研究，澳門地區出土的彩陶、玉器、石器等文物屬四、五千年前的珍貴文物，跟珠海地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同類文物屬同一文化系統。這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已在這一帶勞動、生息。

據歷史記載，公元前三世紀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澳門已正式劃入中國版圖，成為南海即番禺縣的一部分。自晉代起，屬東官郡。到隋代，屬南海縣。在唐代，屬東莞縣。1152年，南宋建立香山縣，澳門劃歸該縣管轄。

據明代嘉靖《香山縣志》記載，南宋末年，崖門、澳門這一帶的古海道，曾是南宋軍民抵抗元兵的古戰場。1278年初，年僅十歲的皇帝宋端宗趙昰在一場罕見的颶風中幾乎溺死。宋兵為了挽救危在旦夕的王朝，曾在路環、氹仔、澳門半島的“娘媽角”等地駐紮。最後，幾十萬宋軍大敗，幾乎全軍覆沒。指揮將領、樞密副使張世傑戰死，陸秀夫帶幼主跳海自盡，皇太后也跳海身亡。

據人們推測，澳門半島上最早的定居者可能是南宋的軍民。沙梨頭“永福古社”相傳建於南宋末年，跟南宋軍民不無關係。與此同時，在半島南灣一帶，今日的燒灰爐等地，漁民定居的逐漸多起來，形成了一個小漁村。明弘治元年（1488年），福建莆田、泉州以及廣東潮汕等地的居澳村民集資興建了媽閣廟。自此媽閣廟成了澳門的重要標誌之一。現在祖籍是福建的居民在澳門居民中仍佔很大的比重，據估計在10萬以上。

葡國人自1415年開始海上擴張，尋找香料、黃金、傳播宗教思想。他們沿着非洲西岸往西往南，極力進行地理大發現活動。迪亞士(Barlomeu Dias)於1488年到達南非好望角；哥倫布(Cristóvão Colombo)受命於西班牙國王，於1492年到達美洲大陸；華士古·達·加馬(Vasco da Gama)於1498年率船隊經過非洲好望角，抵達印度果阿，開闢了溝通東西方的歐亞新航線。葡國人完成了去印度的航行之後，接着往東探險。1511年，阿豐素·阿爾布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佔據了交通要津馬六甲，並在那裡開始試圖跟中國建立直接的貿易關係。約在1514年（正德九年），葡國人歐維士(Jorge Alvares)首次到達珠江口的屯門，跟中國進行貿易活動，成為第一個抵達中國的葡國人。澳門的加馬銅像和歐維士石像就是為紀念他們而立的。其後，1517年9月，費爾南·安德拉像(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的船隊入駛廣州，不久，其弟西蒙(Simão de Andrade)在屯門因行為不端引起中國人的不滿，皮萊資(Tomé de Pires)於1520年（正德十五年）重金賄賂權臣江彬出使北京說情，結果失敗。明武宗駕崩後，葡國人被逐出北京城，困於廣州。於是，中葡早期交往陷於緊張狀態。葡國人在廣州受挫後，轉向浙江、福建沿海，在寧波、泉州一帶建立基地，暗中非法貿易，但在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被浙江巡撫兼總兵朱紈所逐。

葡國人連連受挫，但並未因此放棄，繼續尋求一個合適的通商據點。他們再次折回廣州外海活動並重返台山的上川島，不久轉往浪白澗。不過，這些地方交通不便，不宜通商，於是開始注意澳門。

據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記載，葡國人入居澳門始於1553年：“三

十二年，蕃舶托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茭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瓴甓榱桷為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專為所據。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明嘉靖三十二年即1553年，汪柏當時是廣東海道副使。據記載，葡國遠征日本商業艦隊長索薩(Leonel de Souza)1552年抵達廣州，第三年，他假冒其他國家名字，請求通商，並請求借地晾曬貢物。汪柏受賄，答應了他的請求。

西方一些學者，包括葡國學者在內，認為葡國人於1557年獲准在澳門半島定居。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在他的《旅行記》中這樣認為，葡屬印度編年史家菩卡羅(António Bocarro)也這樣認為。中國著名澳門史學者戴裔煊教授認為兩種說法都正確，前者指事情的開始，後者指事情的歸宿，同一件事情經歷了四年的過程。

澳門究竟何時開埠，學者們也有不同意見，一般人認為澳門開埠於1553年，而澳門歷史學者陳樹榮認為，廣東官府於1535年將市舶提舉司遷澳門，允許外國商船入泊澳門，在葡人抵澳之前，東南亞、琉球群島等地的居民，已曾陸續乘船在每年的季風期間抵澳。因此，澳門的開埠應始於1535年，並非1553年。

學者們的看法儘管有分歧，但對葡人何時入居澳門的看法大體上一致，對我們討論澳門的語言問題沒有妨礙。

以上主要談了澳門開埠以前的情況。在談開埠以後的情況之前，讓我們先談一下“澳門”名稱的來源，這對我們後面的討論很有好處。

據歷史記載，明末之前，“澳門”這個名字還未出現。當時，半島北部叫望廈，意思是站在北部的望廈山上眺望廈門。這可能是最早來這裡的福建漁民起的名字，反映了他們的思鄉之情。南部叫蠔鏡，因為半島東、西兩側各有環形海灣，每當風平浪靜的月夜，海水泛着銀光，平滑如鏡，好像牡犧，俗稱蠔，人們對它比較熟悉，澳門由此得名。後因“蠔”字比較粗俗，不雅。就將“蠔鏡”改成“濠鏡”。《澳門記略》中亦有記載：“有南北二灣。可以泊船，或曰南環。二灣規圜如鏡。故曰濠鏡。”該書作者之一印光任的詩句“月山濠開鏡，清光一海天”，道出了濠鏡的月夜之美。

濠鏡從前也有稱濠鏡澳（蠔鏡澳）的。《廣東新語》對此已有明確的說明：“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也。”在明代，停泊船隻的海灣叫“澳”，如浪白澳、廣海澳、屯門澳、濠鏡澳等。後來，諸澳皆廢，祇剩下濠鏡澳。澳門還有海鏡、鏡海、鏡湖等別名。都是從濠鏡演變而來的。另外，由於澳門北灣實際上祇是一段河道，所以濠鏡又引申出濠江這個別名。

至於“澳門”的名稱則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澳南有大小橫琴及氹仔、路環四島，海水縱貫其中，成十字狀，故稱十字門，合稱澳門。另一種說法是，澳南有南台山（媽閣山）北台山（蓮峰山）相對如門，故合稱澳門。這兩種說法雖不盡相同，但都是因地形似門而命名的。濠鏡名稱在先，澳門在後。到了清朝，澳門成了通用名稱，而濠鏡就成了別名。

澳門跟澳門人一樣，有一個中國名字，還有一個外國名字，這就是 MACAU。關於 MACAU 的解釋，更是眾說紛紜。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葡人初到澳門，在媽閣廟海濱停泊，登陸詢問當地居民本地的名稱，因語言不通，當地居民誤以為問的是娘媽角（福建語，意即“媽閣”），就如此回答，葡人則誤認為是澳門的名稱。MACAU 的名字由此而來。這是一種十分有趣的語言現象：歪打正着。MACAU 這個外國名字卻包含了澳門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反映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後來又進入了英語(MACAO)、日語和其他語言。詩人聞一多在他的《七子之歌》中把 MACAU 譯成“媽港”，音、義俱佳，十分傳神，是千載難得的譯名。“馬交”的譯名也很有地方特色。另外還有一些說法，認為 MACAU 是“馬蛟”、“舶口”、“咪搞”、“乜鳩”的譯音，信不信由你了。

澳門開埠以後，葡人便以此為基地，來往於里斯本、果阿、馬六甲、長崎和馬尼拉之間，進行貿易活動。從十六世紀五十年代初到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澳門的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繼港，也是東西方化的交匯點。

後來由於荷蘭、英國、法國殖民勢力興起，葡國海上勢力削弱，澳門的對外貿易衰退。鴉片戰爭之後，香港崛起，澳門的賭博、娼妓等特殊行業畸形發展，最後竟成了“東方蒙地卡羅”。到了本世紀六七十年代，澳門經濟開始好轉。1971至1981年，澳門經濟平均每年增長 16.7%，是世界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地區之一。1990至1991年，澳門居民人均 GDP 佔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第五位。近幾年澳門經濟發展速度有所放緩。

葡人在澳門定居，至今已近四百五十年，明、清政府一向視澳門主權屬於中國，鴉片戰爭結束以後，葡國政府宣佈澳門為自由港，是葡國的一個“海外省”，但中葡之間始終沒有就葡佔澳門的界址達成協議。1972年3月，中國政府鄭重聲明：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根本不屬於通常所謂的“殖民地”範疇，解決澳門問題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1974年，葡國“4.25”革命勝利後，新政府公開承認，澳門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國的領土、是由葡國管理的特殊地區。1979年中葡兩國建交，1987年4月正式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圓滿地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

回顧一下四百多年的澳門歷史，對我們研究澳門的語言問題是有益的，語言學的發展跟經濟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近年來，澳門語言學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這跟經濟的繁榮很有關係。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是分階段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政策，包括語言政策。我們在談葡文和中文的官方地位時，不能不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分期。

四、東西文化交匯與拉丁文化特點

澳門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太平洋西岸的一個著名的國際商埠，是中國通向世界的橋樑之一。澳門在歷史上曾是盛極一時的國際貿易中心，資格比香港老得多。澳門跟香港一樣，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是一個多元文化環境。但是，

澳門又不同於香港。如果說，香港主要是中國文化跟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交匯點，那麼澳門則是中國文化跟葡國文化以及拉丁文化的交匯點。澳門除跟葡國保持聯繫外，還跟一個葡語國家群（包括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人口超過 1.5 億）和以拉丁語族語言（法語、西班牙語等）為第一語言的國家群（包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等三十餘國）保持聯繫。這些國家和地區除語言外，在民族、宗教、文化、歷史、法律等方面有許多共同點。所以說，澳門是中國通向拉丁語族國家的橋樑，這種多文化背景必然產生一種多語言環境。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一部份，要研究語言，不能不研究它的文化背景。

東西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互利的。中國文化在同外部世界的接觸中，先後吸收了中亞遊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歐洲文化中的有關成份，充實了自己，獲得了新的活力，充滿了新的生機。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中西大交流始於漢唐，在這一時期，中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十分頻繁，長安是交流的中心，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至今，海外僑胞和西方人士把“中國”叫做“唐山”，把“中國人”叫做“唐人”，把“中國話”叫做“唐話”，把華人居住區叫做“唐人街”。同樣，從印度文化系統中翻譯過來的“時間”、“空間”、“剎那”、“過去”、“現在”、“未來”、“佛”、“和尚”、“當頭棒喝”、“神通廣大”等大量詞語，已成為漢語中的常用詞語，甚至完全不覺得它是外來詞了。第二次中西文化大交流始於十六世紀末的明朝萬曆年間。當時，歐洲文藝復興已達到極盛時期，已走到了近代社會的大門口，而中國的封建社會在走下坡路，文化由先進轉為落後。在這個歷史的緊要關頭，西方傳教士利瑪竇(Mateus Ricci)和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紛紛來華傳教。他們大都是通過澳門進入內地的。他們的目的是傳教。為了使傳教收到實效，他們以傳播西方科學技術為手段又結合中國的文化環境（主要是儒家文化），制訂傳教政策。但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們用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敲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又把中國文化傳到西方去，成了兩大文明交流的中介人，促進了東西方科學文化的交流。他們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巨大貢獻遠遠超出了他們的初衷。利瑪竇的主要貢獻是：1.他在 1606 年同上海的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這是中國歷史上學習西方數學的第一次；2.他第一次把西曆、《萬國圖志》傳入中國；3.他跟羅明堅(Michel Ruggieri)於 1584 年編寫了第一部《葡華字典》，第一次使用羅馬字拼音法；4.他也是西方音樂和美術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5.他同時還把中國的《四書》譯成拉丁文，介紹到西方去。宗教界人士認為，他是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奠基人；而科學家則認為，他是用近代科學技術知識敲開中國大門的第一個西方人。澳門被稱為“東方的梵蒂岡”，有兩所學校以利瑪竇的名字來命名，可見傳教士對澳門的影響之深。

澳門一直是東西方文化文流的重要橋樑，已經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種交流仍在繼續，並將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而推向新的高潮。我們現

在的任務，就是在新的時代，如何保證這座橋樑的暢通，讓它在未來澳門自身的文化建設和中葡文化交流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澳門真正成為一個國際文化名城。

澳門開埠前，是單一的中國文化，開埠後四百多年來，由於東西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和，形成了不少新的特點。融和的程度可以討論，但融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土生葡人的產生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澳門文化的價值所在，一時難以說全，但以下幾點是很重要的：

1. 中西合璧的建築；
2. 多元宗教、文化和平共處；
3. 獨特的博彩、旅遊文化；
4. 種族博物館；
5. 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維特點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影響；
6. 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

澳門文化的突出特點是它的多樣性和開放性。在這裡，東西方文化、中葡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補充，共同發展，不斷地汲取國際社會中新的文化因素，從而形成了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澳門文化，這種文化保證了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繁榮，並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澳門是一個多文化社會，多文化社會要求它的成員要有多文化修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從整體上看，都是適合本民族需要的，祇有階段的不同，沒有優劣之分。在一個像澳門這樣的多元文化社會裡，文化對每個民族來說，都是神聖的。對待別的民族文化，應該採取一種正面的、客觀的態度，以尊重別的民族文化，學習別的民族文化的長處，補充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

在文化學中，有單文化者(monocultural)和雙文化者(bicultural)之分。所謂雙文化者，就是兩種文化能力都同樣高的人。雙文化者的概念最早在西方學者著作中出現。據我的記憶，加拿大等國的語言、文化政策中提到過。加拿大境內的主要文化類別都屬於西方的，差別不大，在這種文化環境中，要成為雙文化者，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兩種文化差別很大，信仰、價值觀差別極大、甚至完全相反，在這種情況下，要成為雙文化者則很難，幾乎不可能。但是，以一種文化為主，以另一種文化為輔，那倒是可能的。在澳門，最主要的是葡國文化和中國文化這兩種差別極大的不同質的東西方文化。中葡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互補的，當然其中也有“撞擊”。經過四百多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祇是各自從對方文化中吸收了自己需要的東西，作為自己文化的補充，各自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獨立系統，沒有為對方文化所同化。二者所融合的部份主要是表層文化。我在工作中所接觸到的大都是葡國專業技術人員和中層官員，他們大都有自己的專長，文化水平較高。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比較善於在邊緣文化環境中工作、生活，對不同文化的差異有較高的容忍度，較容易吸收當地文化的長處來豐富自己，在當地生根，跟當地文化並存發展，一批土生葡人的產生，就是最好的證明。在里斯本的大街上，到